

# 從《遐邇貫珍》看十九世紀的香港貿易情況

林援森

復旦大學新聞學院

香港樹仁大學

## 一、引言

十九世紀中葉，中國正面臨「三千餘年的大變局，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」<sup>[1]</sup>。道光二十二（1842）年當時的清政府和英國政府因為禁煙問題爆發戰爭，結果英軍炮艦打敗清廷軍隊，被迫簽訂城下之盟——南京條約。它不但令清政府割地賠款，更揭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。據南京條約，清政府須開放沿海的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五處港口，進行貿易通商。同時將香港島讓予英國治理。香港亦因而進入英屬殖民地的時代。

在這片英屬殖民地的土地上，西方新東西，特別是英國文化，透過香港傳入中國及亞洲，當中包括西方新聞報業的知識。麥都思（N.H. Medhurst）於1853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月刊《遐邇貫珍》。《遐邇貫珍》的英文名稱為 Chinese Serial。《遐邇貫珍》著重介紹西方的科學文化，其中亦包括宗教知識，其次為社新聞時事，其對有太平天國及清代國情的報道，當中亦有不少涉及香港的時事新聞，對瞭解當時香港社會的總切切，其具有第一手史料的價值。故此，研究《遐邇貫珍》對瞭解近代香港的社會實況，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。

本文將以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的《從遐邇貫珍》資料匯編，為骨幹，該匯編由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學者合力完成，原始文本以大英圖書館所藏為主要，但當中見缺，見缺部分由內田慶市在倫敦大學亞非可研究所取得，並獲得授權出版。該書除了由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各期號外，亦刊載了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分析論文，同見參考價值。

## 二、香港歷史背景及貿易情況

清代香港屬新安縣管轄。清朝中葉以後，隨著廣州成為主要對外窗口，鄰近的香港亦因而受惠。到了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推行禁煙運動，1840年英方為了表示不滿，向廣州及香港出兵，清軍敗退，琦善於1841年1月琦善與英國政府代表義律簽定《穿鼻草約》，雙方同意把香港島和海港割讓給英國，但清廷對割讓領土持反對看法，同時英國政府認為利益太少，故雙方不承認《穿鼻草約》<sup>[2]</sup>。到了1841至1842年間，英軍分別向香港及南京等地出兵，清朝大敗，並於翌年與英國簽訂《南京條約》，將香港島及鴨脷洲等正式割讓英國<sup>[3]</sup>。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向北京進軍，在兵臨下之際，清廷簽下《北京條約》，把九龍半島界限以南割讓英國<sup>[4]</sup>。

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向清政府租借九龍半島界限以北地區，租期99年<sup>[5]</sup>。英國全面佔據香港，這亦是「香港開埠」元年。其間太平天國運動在華南地區發生，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。這是第一次近代香港移民流入的高峰期，亦造就了經濟發展的人口基礎，當時人口由1851年的33,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萬多人<sup>[6]</sup>。

同時香港亦逐漸取代廣州，成為中國沿海的主要轉口港。香港人口穩步增加，到了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，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。其時香港穩定地發展，各種現代市政建設紛紛發展<sup>[7]</sup>。針對報業發展，香港學者李少南指出，這是精英報業時期<sup>[8]</sup>，其特色以西報為主，亦見個人化風格，其主要為精英服務，內容以政令、商品行情為主<sup>[9]</sup>。

對外貿易一直香港主要的經濟組成部分，分析其原因，首先是香港本身沒有天然資源，發展本身先天地依賴外來商品，貿易自然發展起來<sup>[10]</sup>；加上英國殖民香港後，其目的正正利用香港作為亞洲貿易的中途站，貿易發展在英國政府的對港政策中的主要的部分及功能。據學者毛豔華分析，香港的貿易發展可分為三個主要時期，分為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轉口港時期（1840-1951）、以出口貿易為主的貿易中心時期（1951-1984）、以轉口港復興時期（1955-今）<sup>[11]</sup>。本文主要的分析史料《遐邇貫珍》，其涉及時段為1853-1856，正正是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轉口港時期。

據毛豔華的《香港對外貿易發展研究》一書的資料可見，進口的商品以鴉片為最大宗，次為棉織，三為五金。出口則以絲為最大宗，次為茶和棉織品等。

鴉片是香港最早的貿易中最重要項目之一，至少香港之所以成為英國殖民地，便因為鴉片所致。香港本身共有12家商行經營鴉片貿易<sup>[12]</sup>。1845年的港英政的工作報告更承認鴉片為香港的主要出口貨物<sup>[13]</sup>。香港共有71條走私飛船，其中怡和佔了9條。於1847年香港出口值為226130英磅，其中鴉片為195625英磅，佔86.5%<sup>[14]</sup>。於1845-1849年間，從印度出口的鴉片中的75%，全經香港轉口至內地<sup>[15]</sup>。按本文分析《遐邇貫珍》出版的時期，即

1853-1856 年間，當時中國輸入的鴉片達至逾六萬箱<sup>[16]</sup>，利潤相當可觀。

據學者余繩武和劉存寬主編的《十九世紀的香港》中指出，當時香港貿易項目除以上提及的鴉片、棉織、五金、茶外，苦力是鴉片外另一大宗的貿易項目。

苦力運載是當時香港貿易項目中另一重要者，當時經營苦力的洋行有和行、興和行、怡和、顛地等。從 1851-1872 年間，經香港運出的華工達 320349 人<sup>[17]</sup>。苦力的利潤相當可觀，苦力代理按每名成本約 117-190 元，但在南美可賣出 350-400，利潤約 160-283 元。苦力需付的水腳則 50 元<sup>[18]</sup>。他們在美國工資每月 20-40 有美元，伙食約 15-18 美元，每人每年可匯回 20-40 美元<sup>[19]</sup>，這些匯款往往先匯香港，此舉有利香港早期的銀行業發展。

表 1：1840-1951：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轉口港

進口（萬兩）					出口（萬兩）				
	1864	1884	1904	1951		1864	1884	1904	1951
鴉片	2000	2600	2700		絲	1200	2300	7800	
棉織	700	2200	12400		茶	2900	2900	3100	
五金	200	350	2050		棉織	600	1000	2400	
其他	2200	2050	17350		其他	400	1400	10700	
總計	5100	7200	34500	48 億	總計	5100	7600	24000	44 億

資料來源：毛豔華《香港對外貿易發展研究》（中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 52-53。

### 三、《遐邇貫珍》簡介

麥都思於 1853 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份中月刊《遐邇貫珍》。《遐邇貫珍》著重介紹西方的科學文化。這份刊物的最後一位編輯理雅各（James Legge, 1815-1897），後來成為十九世紀著名的漢學家。他曾於 1861 年至 1886 年間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<sup>[20]</sup>。

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，該報指出，其創刊的原因乃見中國文化科技，其在中世紀早已發展起來，歐洲發展其實晚於其成，但到了近代，西方發展後來居上，該刊舉例，西方火車可以每小時行走 360 多里，但中國乘騎僅走 20 餘里，感到可惜之餘亦見好奇，為何一個擁有五千文化的文明古國，會被年青的西方國家追上來。因此，該刊開宗明義希望讓東方，特別是當時清國華人多了解西方先進的科技學術，也期許該刊可以有益中國的發展。誠如其創刊號所言：「若此寸簡，可為中國人之惠，毫末助之，俾得以洞明真理，而增智術之益，斯為吾受無疆之賜也夫。」<sup>[21]</sup>

《遐邇貫珍》以月刊式出版及發行，每期約 3000 本，定價 15 文<sup>[22]</sup>。原則上，該刊以月刊形式出發，但偶然亦見不定期發行。如，1854 年 1 月，同月共發行了兩期，即《遐邇貫珍》第一號和第二號，至同年 4 月出版一本《遐邇貫珍》，則見期號為第 3-4 期。至於每期內容，其可分兩大部分，部分是知識為主的相關文章，如科學及西方文化等，下半部則是新聞為要，早期以雜文方式報道各地情況，包括香港社會時事；後期於 1855 年 2 月起，該報則以細致分類方式處理，分別以雜文（多以香港為主的消息）、省報（廣東地區消息）、上海（上海地區消息）、京報（門京為主的全國消息）、以及歐洲西方新聞分類。

這份刊物的最後一位編輯理雅各（James Legge, 1815-1897），後來成為十九世紀著名的漢學家。他曾於 1861 年至 1886 年間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。該報並出版 33 期，歷時兩年十個月<sup>[23]</sup>。從該報內容看，可見外人對華在鴉片戰爭後，其宣傳重心由宗教轉至政治性。於太平天國期間，該報亦見大量報道。該報同時亦開創刊登新聞圖片及中文廣告的先河<sup>[24]</sup>。

據松浦章指出，《遐邇貫珍》有大兩特點，一是用中文介紹西洋文明、西洋文化和學術科學等知識；二是以新聞報報道方式刊載<sup>[25]</sup>，對中國及香港報業發展，其有具極重要的意義，其為早期的西方新聞式刊物，並以中文書寫，在華人社會出版，其報道方式及出版形式，均對日後的報業發展具啟發性功能。

### 四、《遐邇貫珍》所呈現十九世紀的香港貿易情況

《遐邇貫珍》的文本內容大致可分成知識、香港事務、清國國內新聞、國際新聞等。知識方面則分為宗教、科學、醫學和各國地理等；香港事務則包括多方面，如法令、民生、貿易、治安、物價、航運新聞，同時亦報道了不少有關華人經香港出國海外謀生的資料等；國際新聞則見英國、歐洲、美國及各國經濟和政治新聞，其中後期更見期報道英法俄的戰爭新聞；清國國內新聞方面，則有全國和廣東新聞、另見太平天國、勞工、治安及民政等。

《遐邇貫珍》作為香港本土的刊物，除了知識、內地新聞情況及外國地理誌等外，香港本土的資訊是報道的內容，計及涉及香港的新聞及文章，共計為 137 條，以貿易類別為最多，達 55 條，佔總的比率達到 42.3%；次為治安，達

23 條，佔總的比率達到 16.7%；第三類為本土政務，達 18 條，佔總的比率達到 13.1%；第四位為法例的報道，達 13 條，佔總的比率達到 9.4%；人口為第五大類，達 6 條，佔總的比率達到 4.3%；政府財政為第六，達 4 條，佔總的比率達到 2.9%；本土商業、賣地、物價及其他為餘下的分類。詳見下表。

表 2：《遐邇貫珍》涉及本港事務的分類

類別	報道量	佔總數百分比
貿易	58	42.3
治安	23	16.7
本土政務	18	13.1
法例	13	9.4
人口	6	4.3
政府財政	4	2.9
本土商業	3	2.1
賣地	2	1.4
物價	1	0.7
其他	26	18.9

資料來源：綜合分析資料，載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

從上表可見貿易是報道的分類，可以反映當時香港貿易是媒體所著重的一環，英國以香港作為亞洲的殖民地，其目的亦在於利用香港作為亞洲主要中途站。

從相關新聞分析推知，有助我們進一步當時香港主要貿易的航線及主要運載者，包括客和貨的分類。按報道分析，國家分類方面，首位以花旗為先，共 12 起；次為英國，共 12 起；印度第三，共 8 起；亞士得利亞（澳洲）有 7 起；中國則見 6 起，日本為 4 起，新加坡（新加坡）有 2 起，其餘為西班牙及小呂宋，各 1 起。

表 3：《遐邇貫珍》有關報道涉及的往來點

國家、地區	次數	佔總數百分比
花旗	12	23
英國	11	21.1
印度	8	15.3
亞士得利亞（澳洲）	7	13.4
中國	6	11.5
日本	4	7.6
新加坡（新加坡）	2	3.8
小呂宋	1	1.9
西班牙	1	1.9

資料來源：綜合分析資料，載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

若以城市分類，相信可以更清晰看到當時香港的貿易點，但相關報道並非每一篇報道均詳細交代城市點，但本文試從可見資料作出分類。若以可知城市分析當中以花旗舊金山為最多，共 6 起；次為加爾加得（加爾各答）有 5 起，孟買 2 起；墨兒奔（墨爾本）為 2 起，悉尼（悉尼）1 起；新加坡（新加坡）為 2 起。中國內地方面，廣州為 2 起，黃埔、潮州、海南各 1 起。

表 4：《遐邇貫珍》相關報道涉及的往來點

國家、地區	次數	佔總數百分比
英國	11	21.1
花旗	6	11.5
花旗舊金山	6	11.5
印度	1	1.9
加爾加得（加爾各答）	5	9.6
孟買	2	3.8

亞士得利亞（澳洲）	4	7.6
悉泥（悉尼）	1	1.9
墨兒奔（墨爾本）	2	3.8
日本	4	7.6
小呂宋	1	1.9
西班牙	1	1.9
新加坡（新加坡）	2	3.8
廣州	2	3.8
黃埔	1	1.9
潮州	1	1.9
海南	1	1.9
上海	1	1.9

資料來源：綜合分析資料，載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

至於貿易商品和物客分類分析，當中以銀為最大宗，共 10 起；次為烟土，即鴉片，共 9 起；客運第三，見 7 起，所謂客運大部分以華工出埠為主，絲見第四，共 4 起，其他分為官方禮物、金、香港總督憲、象牙、腌肉、兵等，各 1 起。

據毛豔華《香港對外貿發展研究》分析，同期香港的進出口貿易品中，以鴉片和絲為最主要，若不計銀和客運，情況相若。

表 5：《遐邇貫珍》相關報道涉及的貨運商品

貨運商品	次數	佔總數百分比
銀	10	27.7
烟土	9	25
客	7	19.4
絲	4	11.1
官方禮物	1	2.7
金	1	2.7
香港總督憲	1	2.7
象牙	1	2.7
腌肉	1	2.7
兵	1	2.7

資料來源：綜合分析資料，載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

另方面，相關的貿易報道中，亦見商品遇劫的報道，當時海盜十分猖獗，在同期的報道中有 14 宗報道，涉及相關海盜行劫的情況，不計沒有列明的地點者，則以急水門最多，共 3 宗，佔 21.4%，餘者為龍船灣、山尾和零丁洋各一宗。

表 6：《遐邇貫珍》相關報道涉及的海盜情況

地點	次數	佔總數百分比
沒有列明地點	8	57.1
急水門	3	21.4
龍船灣	1	7.1
山尾	1	7.1
零丁洋	1	7.1

資料來源：綜合分析資料，載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

## 五、結論

上文的分析，從《遐邇貫珍》看到的香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貿易情況，與目前相關學者的研究所得大致相同，如貿易點以英美為主，貿易項目則以鴉片和苦力為主，除了銀一項外，涉及的貿易項目亦見相若。如是可理解為當時《遐邇貫珍》作為香港首份中文刊物，其報道相當大程度上能反映整體現況，同時我們亦可從曲線確定當時香港的貿易情況，的確如以官方史料為主要依據的研究成果相符。此舉有助我們從不同層次理解香港當時的生活現況。

### 註釋：

- [1] 郭廷以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（香港，中文大學出版社），下冊，頁10。
- [2] 劉蜀永《簡明香港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1999年）。頁15-24。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58-60。維基資料。
- [3] 劉蜀永《簡明香港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1999年）。頁15-24。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58-60。維基資料。
- [4] 劉蜀永《簡明香港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1999年）。頁15-24。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58-60。維基資料。
- [5] 劉蜀永《簡明香港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1999年）。頁15-24。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58-60。維基資料。
- [6] 劉蜀永《簡明香港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1999年）。頁15-24。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58-60。維基資料。
- [7] 劉蜀永《簡明香港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1999年）。頁15-24。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58-60。維基資料。
- [8] 李少南指出，香港報業發展可分為精英報業時期（1841-1873）、黨派報業時期（1874-1924）、社經報業時期（1925）。見李少南：〈香港的中西報業〉，載王賡武主編：《香港史新論》（下冊），頁493至533。
- [9] 李少南：〈香港的中西報業〉，載王賡武主編：《香港史新論》（下冊），頁493至533。
- [10] 毛豔華《香港對外貿發展研究》（中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51。
- [11] 毛豔華《香港對外貿發展研究》（中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51-71。
- [12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79。
- [13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79。
- [14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79。
- [15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79。
- [16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80。
- [17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83。
- [18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83。
- [19] 盧受采、盧冬青《香港經濟史》（香港，三聯，2002），頁83。
- [20] 李谷城《香港報業百年滄桑》（香港，明報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- [21] 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，頁715（4）-714（5）。
- [22] 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，頁7。
- [23] 李少南：〈香港的中西報業〉，載王賡武主編：《香港史新論》（下冊），頁493至533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80年5月。鍾紫主編《香港報業春秋》（廣東人出版社，1991年8月），頁3。
- [24] 鍾紫主編《香港報業春秋》（廣東人出版社，1991年8月），頁2。
- [25] 沈國威、內田慶市和松浦章編訂《遐邇貫珍》（上海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），頁6-7。